龔定盦全集

論京北可居狀

京師春益旱冬益燠客益衆士益驕益詐吾相北方獨宜化府承德府之間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長子孫今夫東南州木亢亢然易榮也易高大也易槁也蠹空其中雨潰其外有園圃者不規久遠不能儲以爲美材宣化承德間少木木四月始榮其華肥其葉長其材堅得三頃之磽确以種木三十年而材之棟宇棺槨之利可以專數縣恆寒故勝理實恆勞故筋骨固食妖服妖玩好妖不至故見聞定居天下極北仕者賈者不取道不取道無過客矣故家室姻戚皆舊我

祖我
宗蹕路之所出入承德則　山莊在焉近　宮牆　蹕路
不爲陋子孫如智慧亦可以窺掌故矣東南生齒寄耶臺
密歲歲埋之歲歲掘之故土浮故土多石少宣化承德間
平地皆巨石地氣不洩氣不洩故無蚊蚋毒蟲亦無瘟疫
疟疾人畜皆壽如來山而居山之坳縱可四百丈橫四之
一可以牧牛羊犛牛牧可以代田石炭可以代薪狼狐野
貓之皮可以代蠶子孫如聰慧者宜習蒙古書通喇嘛經
究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兒可以代東南書記之館教讀之
師吾有丈夫子二如一支回南一支遷北他日魂魄其歆

北平憶吾少年嘗東南山居中年仕宦心中溫溫然不忘東南之山居京師既不欲久淹天意詗我人事惎我又未必使我老東南以曼妙之樂也我方圖之矣丁酉十月與客言志既送客書示兒子

與人論青海事書

謹檢各件敬檢上青海本番地也番子是吐谷渾之裔唐以前實強後少弱亦不失為大國一見逐於正德之間蒙古阿爾禿斯再見逐於 國初衛拉特固實汗三見逐於三傳之羅卜藏丹津羅卜藏丹津者叛 世宗朝以覆固實祀故今之青海和碩特則並非固實嫡種矣今和碩特二十有一旂是不從羅卜藏丹津叛者其餘喀爾喀一旂輝特三旂土爾扈特四旂皆以雍正末乾隆初陸續徙往以地未實故與和碩特分居番子故地天道好還強弱迭代今番子之事必聲言報先世之讎名近正力近強必

非各旂所能禦湟中諸旗距番遠徜可自活河北之帳必危自然之勢也聖者貴因天運之自然例番子未嘗獲罪

天朝古未有外夷自相爭掠而中朝代爲之用兵者且蒙古亦何可令之强强即弗恭順羅卜藏丹津非其前事邪番人蒙古皆信佛大剌麻察汗諾門汗一旗最富盛貧番往往賴其牛羊以活剌麻位號在西藏達賴班禪之下并在漠北哲卜尊丹巴之下儻與後藏班禪比若朝廷許襃以封號許造廟宇必肯出力以佛法兩勸而兩罷之不詶一兵不費一粟以外夷和外夷銷之魁也今兵力物力皆非開邊釁之會克則殺機動不克則何以收事之局於

事前思之惟大剌麻雖當而弗傳子雖有功而無後患無
事則無患有事則可用此　烈聖尊崇黃教微指也走
雖明習何敢妄論邊事承咨采再四故係出大概以附直
而勿有之義其地形道里名件程府丞昔歲開斜方而得
之者想明核走處僅一分覽畢當見還也不賜壬午十一
月八日

北路安插議

土爾扈特之歸也自乾隆三十六年後于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兩處有賜渥巴錫等游牧地如立行省後不可使與民戶旗戶無區別宜各建一大城居其酋聽出城外舊有水草處數區仍令安牧歲時酌令入牲畜于布政司則錮其例貢一切封爵翎頂如故謹議

御試安邊綏遠疏

臣聞前史安邊之略不過羈縻之控制之雖有長駕遠馭之君乘兵力之盛鑿空開邊一旦不能有則議者紛紛請弃地或退保九邊已耳非眞能畫其土子其人也　國朝邊情邊勢與前史異拓地二萬里而不得以爲鑿空臺堡相望而無九邊之名畫其土子其民以遂將千萬年而無尺寸可議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與前史迥異也安南路之策與安北路異天山北路者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綽羅斯厄魯特和碩特輝特之故地自準部平而衛拉特之遺民盡矣天山南路則兩和卓木之故地其遺民統以伯克

有阿奇木伯克商伯克分轄之回民之信服吾將帥也未必如其信服伯克也將帥不得其心則伯克率回民以怨吾將帥得其心而恩太勝則伯克率回民以輕吾將帥所由與北路異也今欲合南路北路而胥安之果何如曰以邊安邊以邊安邊何如曰常則不仰餉于內地十七省變則不仰兵于東三省何以能之曰足食足兵足之之道何如曰開墾則責成南路訓練則責成北路夫南路至肥饒也非北路但產青稞蔬麥者比也河水之支流以十數經各城流引而入田可以稻征而入倉可以餉可以糈而特慮夫屯官屯丁之有名無實也是故改屯丁為土著改戍

卒爲編戶出之行陣散之原野勢便令順撤屯田爲私田又許上農自占地以萬人耕者授萬夫長以千人耕者受千夫長回子之貧者役之爲佃富人之役佃也權倖于官吏回子怙恃此農夫矣且可以奪伯克之權而轉其信服伯克之心如是數年則糧裕阿克蘇設紅銅局官司鼓鑄制普兒錢其重六銖禁紅銅毋許入關禁皮貨毋許入關如是數年則錢裕用物裕又禁內地倡優淫巧不許出關以厚其風俗則官私一切裕夫錢裕糧裕用物裕官私一切裕而猶仰給中國之解饟必不然矣如是十年而猶不能兼顧北路使北路仍仰給內地又不然矣北可制南南

不可制北故漢世三十六城郭皆轄于都護治唐之北庭亦轄西南而　國朝回疆辦事領隊大臣節制以伊犂將軍其理一也臣愚以爲南路有事有調發宜調發及于北路而止容歲之事調及東三省兵甚非策也夫三省居輿圖極東北回城居極西南入中國出中國真二萬里又不肯使走草地卽走草地走蒙古走烏里雅蘇台亦萬餘里其爲老師糜餉騷擾州縣伏考史冊未覩此用兵也以爲用其人乎臣不敢以爲其人不足用而伊犂將軍標下固額設洗白兵五百名索倫兵五百名果其有名有實一可當百則此亦二勍旅矣何不責成伊犂將軍使平日認眞

訓練此二旅使名實相核之爲觔捷乎哉故大功雖告成而兵差費至巨萬兵差所過州縣頗虧空夫欲邊之安而使內地虛耗而不安故曰甚非策也夫常有常之經變有變之經武之善經也回民見吾之常亦有經變亦有經乃眞不敢輕吾將帥匪但卡內之各城安而卡外之哈薩克布魯特愛烏罕那木干安集延以及巴克達山溫都斯坦之人亦懾我之聲靈而環嚮以安匪但萬年有此新疆雖再拓十數城可也雖有重臣宿將老于西事之人爲我

皇上直陳得失無以易此臣謹疏

上大學士書

中書龔自珍言自珍少讀歷代史書及 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絕於世而已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則必有耳目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見聞有見聞則必有攷訂同異之事有攷訂同異之事則或胸以爲是胸以爲非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勢積胡所重風氣移易胡所懲事例變遷胡所懼中書仕內閣糜

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見所聞佝弗謂是同列八九十輩
安之而中書一人佝弗謂是大廷廣衆苟且安之夢覺獨
居佝弗謂是入東華門坐直房昏然安之步出東華門神
明湛然佝弗謂是同列八九十輩疑中書有痼疾弗辨也
然佝弗謂是如衒魚乙以爲茹茹加藉蝟粟以爲坐細者五
十餘條大者六事茲條上六事願中堂淬厲聰明煥發神
采賜擧觀覽

一中堂宜到閣看本也大學士之无內廷者例不看本伏
攷雍正十年以後內廷之項有五一　御前大臣二軍機
大臣三南書房四上書房五內務府總管是也五項何以

稱內廷內閣為外廷故也內閣何以反為外廷雍正後從內閣分出軍機處故也大臣帶五項者除出南書房上書房總師傅不日入直不常川園居日入直常川園居者三項而已此帶三項之大學士不到閣看本之緣由也幸大學士不盡帶三項內閣日有大學士一員到漢侍讀上堂將部本通本各籤呈定迎送加儀中書有關白則上堂無關白則否此　國初以來百八十年不改而且雍正壬子以後九十年來莫之有改者也惟中堂到閣侍讀以下賢否熟悉閣中輔臣掌故亦熟悉閣中內閣為百僚之長中書實辦事之官此衙門一日未裁此規矩一日不廢道光

元年大學士六人滿洲伯中堂托中堂協辦長中堂漢則曹中堂戴中堂協辦孫中堂是年到閣看本者三人托戴伯是也戴予告孫大拜協辦爲蔣中堂伯休致長大拜協辦爲英中堂則道光二年之事曹蔣皆軍機大臣長伊犂將軍孫兩江總督英內務府總管其日日看本者只托中堂而已托中堂在嘉慶朝任 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常川園居 聖眷隆重至是乃日日看本原屬偏勞一日 召見乘便口奏內閣只臣一員日日看本部旗事繁必須分身等語於是乞 旨派漢學士三人輪流看本噫學士職過碌看本非所掌也此乃第一大關鍵然而一時權宜之

法豈以爲例他日無論某中堂開缺局勢即全變局勢全變舊章不難立復設竟從此改例須大學士奏明將漢學士添此職掌纂入會典並將大學士永遠作爲虛銜之處纂入會典萬無不奉明文淡然相忘之理所以托中堂此奏權宜自無妨礙而後來永遠加此并托中堂所不及料者也孫革職將大拜協辦爲汪中堂汪上書房總師傅也按嘉慶九年 上諭曰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大臣俱著輪流入署辦事其上書房總師傅不過旬日一入直尤不得藉口內廷常川園居 聖訓煌煌在會典第七十四卷汪中堂不知也侍讀不知也汪到任日滿侍讀探請意指汪艴然曰我

外廷平乃止是日絕無援用子年　上諭以明析之者不
但此也前此嘉慶七年六月　上諭曰內閣重地大學士
均應常川看本其在軍機處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圓明園
居多散直後勢難赴閣至在城之日直機務稍簡朕令其
赴衙門辦事即應閣部兼到若不在內廷之大學士票擬
綸音是其專責豈可閒曠保寧到京後雖有領侍衛內大
臣朕不令其在園居住嗣後軍機處之大學士直朕進城
後諭令到衙門時著先赴內閣再赴部院其不在內廷之
大學士著常川到閣以重綸扉以符體制此諭更明白矣
亦無援引以折之者大官不談掌故小臣不立風節典法

陵夷紀綱隤壞非一日之積可勝痛哉假使汪肯看本則托汪隔日一到與托原奏所稱只一員到閣之語情事異與所稱日日到閣之語情事又異夫復何辭惜哉此第二大關鍵也汪病逝協辦爲今盧中堂英降勣河都統協辦爲今富中堂兩中堂不但不在三項內廷並不在五項之列尤宜到閣以重本職而侍讀繇而事不復探請兩中堂原未詣閣故不知大學士之本職因何而設皆自不在兩公遂兩相忘此第三大關鍵合署人員舉朝科道亦皆淡然相忘比之汪中堂到任之年情事又一變而漢學士之看本局遂不變時人戲語陳學士嵩慶張學士麟日兩君

可稱協辦協辦大學士兩君矣應之三十年後後輩絕不解今日嘲戲語矣盧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國史館總裁兼管順天府事務富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正白旗滿洲都統閱兵大臣今吏部順天府知有盧中堂內閣不知有盧中堂也理藩院正白旗知有富中堂內閣不知有富中堂也黜陟之事托中堂獨主之內閣不知中堂凡有六缺也而本朝大學士一官遂與保傅虛銜有銜無官者等自尚書至巡檢典史皆不以兼攝事廢本缺事獨大學士有兼事無本事矣自尚書至未入流皆坐本衙門堂上辦事內閣

爲衙門首堂上闇然無堂官矣而　太宗文皇帝以來設立大學士之權之職之意至托中堂而一變汪中堂而再變盧當兩中堂而三變托翔之汪中之盧當成之依中書愚見今宜急請托中堂盧中堂當中堂輪流到閣看本今曹係軍機大臣長係御前大臣蔣係兩江總督如不看本宜急奏明改定會典不得相忘此當世第一要事

一軍機處爲內閣之分支內閣非軍機處之附庸也雍正辛亥前大學士卽軍機大臣也中書卽章京也王予後軍機爲論之政府內閣爲旨之政府軍機爲奏之政府內閣爲題之政府似乎輕重攸分然寰中　上諭有不曰內閣

承發奉行者乎寰中奏牘有不曰內閣抄出者乎六科領事赴軍機處乎赴內閣乎昔雍正朝以軍務宜密故用專摺奏後非軍事亦摺奏後常事亦摺奏後細事亦摺奏今日奏多于題諭多于旨亦有奏訖在案補具一題者絕非雍正朝故事故事何足拘泥但天下事有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不得不引申觸類及之也　國朝仍明制設六科其廨在午門外主領　旨主封駁惟其爲　上諭也諫臣或以爲不可行而封駁之諫臣之所以重今內閣擬旨所答皆題本也所循字句皆常式也旨極長無過三十字誠無可封駁者自閣臣爲閑曹冗員而并科臣亦成閑曹

冗員果依現在情形何不以六科移駐 隆宗門外專領軍機處 上諭而主其封駁乎又惟內閣爲至近至貴之臣也外吏不敢自通于 主上故仍明制由通政司達內閣謂之通本果依現在情形通政司亦閒曹冗員可以裁如不裁何不移駐 隆宗門外爲奏事處之咽喉乎此二說原屬迂腐不可行然援据立法之初意而求其腠理核其名實必遭天下後世辨曰如此重重駁詰而後已亦何以禦之哉又六部尚書皆直日而大學士獨不直日侍郎直日而內閣學士不直日立法之初豈不以絲綸之寄百寮之總不直日者無日不直也乎內閣與軍機既分大

學士反恃部院旂務以為重而直日　召見嘉慶中御史蔡炯奏大學士勿令兼他務其論實近正也其事則幸而不行萬一行則大學士既不直日又不到閣看本終歲不召見又不趨公與冗食需次小臣何以異天下後世姍笑何以禦之哉故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幸一髮而全身為之動者此也雍正壬子始為軍機大臣者張文和公鄂文端公文和攜中書四人文端攜中書兩人詣　乾清門幫同存記及繕寫事為軍機章京之始何嘗有以六部司員充章京者乎文和兼領吏部戶部何嘗召吏戶兩衙門司官幫存記繕寫乎厥後中書升主事即出軍機處何也

六部各有應辦公事占六部之缺辦軍機處之事非名實也其升部曹而奏留內廷者未攷何人始至于由部員而保充軍機處者又未攷何人始大都于文襄傅文忠兩公實刱之主之其後遂有部員送充之例內閣占一半六部占一半閣部對送閣所占已不優矣但閣與部未嘗分而爲七嘉慶二十一年　睿皇帝顧謂董中堂曰此次保送內閣獨多董中堂衰耄未遑据大本大原以對反叩頭認過於是　特諭內閣與六部衙門均平人數而閣與部遂爲七今中書在軍機者最希最失本眞職此故也伏思本原之中又有本原從本原更張必非一介儒生口舌所

敢議依中書愚見姑且依雍正中故事六部專辦六部之事內閣辦絲綸出內之事停止六部送軍機處其由軍機中書升任部員後不得奏留該處立飭回部當差如此庶變而不離其宗漸復本原漸符名實

一侍讀之權不宜太重也自中堂不到閣而侍讀之權日益重凡中書一切進取差使侍讀不呈大官單袖中出寸紙書姓名一兩行口進數詞中堂漫領之即得之矣遇有協辦侍讀出缺則侍讀之門如市故侍讀以上官自處中書以下屬自處明悖會典試思六部卿寺衙門皆用大官堂白事何內閣獨廢單不用由各衙門堂上皆有堂官官

有几案可閱官單今侍讀之見中堂也大率　宮門風厲之中立譚之頃使非袖中出寸紙實不觴便此其所苦也論者曰侍讀于中書近中堂于中書遠藉加延訪此論不然大官單既備載中書之履歷年齒食俸深淺功過次數及何項行走名目矣何獨憑袖中寸紙之爲延訪而閱官單之反非延訪與中堂領百寮爲　皇上耳目其於四海之内滿漢文武大小賢否罔弗知也何至本衙門二三筆札小生尚有弗知而待臨歧延訪與豈中堂之聰明申于天下而獨詘于侍讀與依中書憑見一切中書差使宜由侍讀手奉全單默然鵠立中堂坐堂上朱筆點出明降

堂諭不許仍沿袖中出紙以肅瞻聽

一漢侍讀宜增設一員使在典籍廳掌印也　國初漢侍讀本三人今滿洲蒙古漢軍侍讀缺十二人漢缺二人內閣爲掌故之宗典籍廳爲儲藏之藪近御史王贈芳有陳奏添設漢侍讀一摺部議不行其原奏但爲疏通人員起見且仍係辦理票籤之事票籤甚不乏人矣何用添設議寢寔是愚以爲侍讀必宜添設以復舊制而非專爲疏通起見也又非爲票籤處添缺也今漢缺典籍二員皆不在廳行走或在票籤委署侍讀上行走或在稽察房行走或在票籤直房行走或在副本庫行走其中書實辦典籍者

一兩員孤立于廳聽侍之如客彼實缺典籍尚不過而問
一切矣安能責幫辦之中書問其何故由廳無漢人前程
故典籍雖有深俸若非委署侍讀必不準擢侍讀假使擢
侍讀而其人又離廳矣又况實缺典籍由中書論俸而升
俸已深矣不久出衙門矣即真在廳行走而視廳如傳舍
無足整頓固也此漢人于內閣掌故十九茫然而滿員直
視為文移檔案之區繁缺不欲令漢人分權其勢遂成遂
不可反依中書愚見欲名實之符莫如添漢侍讀一員在
廳掌印與滿侍讀和衷辦事此缺出以實缺典籍升用典
籍缺出以在廳幫辦之中書升用如此則國家多熟諳掌

故之小臣為太平潤色即以疏通而論漢人之升侍讀也分為二支一支由票籤處委署侍讀升用一支由典籍升用全局均勻無要津擠塞之患

一館差宜復舊也各館官書以內閣翰詹衙門充總纂纂修協修官此 國初以來定例近日尚有明文可見一見於嘉慶六年十月大學士王杰等會典館原奏再見於嘉慶七年十一月大學士保寧等會典館原奏并見會典者也會典館如此 歷聖實錄館如此一切官書局無弗如此嘉慶七年王文端公造中書蔡毓琳等充協修而以龔繼雯充纂修龔君負文望辭至再欲待三召文端怒遂

停止中書送纂修之例於是終會典館全書告成之年無以中書續送者　仁宗睿皇帝實錄凡六年告成亦無以中書送纂修者在文端爲遷就爲變舊章從而沿之非文端諍友矣但文端未嘗奏明裁汰未奉明文從而沿之以爲前規後隨恐文端不受且停止送纂修協修矣而獨送分校分校之役與供事等夫中書與翰詹同爲清秩翰林纂書中書分校之書內得失一切不當問中書深以爲恥又按嘉慶末楊宜之係副貢生出身八品京官而充會典館總纂中書王琨等以進士出身七品官而充其分校擬之　國家用人之法豈爲平允此必當復其舊物并行

知各館者也

一體制宜畫一也漢中書充　文淵閣檢閱軍機章京者挂朝珠今中書紛然挂朝珠或以爲非或以爲是以爲是者曰內閣本內廷與軍機無區別以爲非者曰今之內閣一切非軍機處事勢本殊何獨挂珠兩說皆中理此宜奏定章程或全準或全裁或何項應準或何項應裁奏明文而載會典又如中書初到閣見大學士儀平日侍讀中書因公見大學士儀後輩初次謁前輩儀亟宜斟酌畫一之間纂成一書以便循守願文物斐然以章百司領袖之盛

道光九年十二月朔中書龔自珍謹議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主客司主事兼坐辦祠祭司事龔鞏祚謹啟大人閣下鞏祚以去年春由宗人府主事調任今職受事以來於今一年拙者之効無所表見而伺肌間有所欲言不揣冒昧欲以上裨高深於百一大人觀覽之餘加以采訪采訪之後如可行次弟施行條目如左

一則例宜急修也定制各部則例十年一修天運十年而小變人事亦然十年之中凡欽奉 上諭及臣工條奏關系某部事宜經某部議准者該部陸續纂入以昭明備今按禮部則例自嘉慶二十一年重修後今二十三年矣祠

祭司典禮最為重大應行纂入者較三司繁賾數倍三司亦有應纂入者署中因循悍于舉事若再積數年難保案牘無遺失者他日必致棘手禮曹為　朝廷萬事折衷之地較五部最重今各部皆無二十年不開則例館者揆其輕重未為允洽又鞏祚讀嘉慶二十一年所修則例舛錯極多此日重修見聞相接尚易訂正若遲至數年而後舊人零落攷訂益難宜飭首領司詳議迅辦奏稿本年夏間舉行

一風氣宜力挽也鞏祚先祖官禮部鞏祚之父又官禮部今三世矣習聞以來頗聞掌故且知本部風氣在京曹最

爲雅正乃近今則有辦言者矣向來司員名爲坐辦司事至於掌印尤繫一司之雅望競以趨蹌奔走爲才嘉慶初司員有於　宮門風露中持稿乞畫者使少年新科爲之謂之觀政資格稍舊則不爲之矣或筆帖式爲之主事不爲之矣近日專以趨　宮門說稿爲才自掌印以下有六七輩齊聲說一件事者有六七輩合捧一稿者聲祚賓臺爲之至於本部赴　圓明園直日是日也四司不聞一馬嘶不見一皁隸迹矣定例部臣赴　園直日輪派一人留署注明稽尾是　皇上尚不欲堂官之全赴園也況司官哉堂官直日耳司員自有其坐辦之事直日何預于四

司哉夫部中多一趨蹌奔走乞面見長之人則少一端坐商榷朴實任事之人且司官日惟宮門見堂官則堂官因之不必日至署司官爲無益之忙堂官偷有餘之懶所繫豈淺鮮哉宜頒發堂諭一通曰內廷尚書侍郎不能日日入署者應畫之稿積至第八日直日八日一周遣筆帖式二員賫捧至宮門前畫主事以上官不許前來如此則司事偹矣又頒堂諭一通不在內廷行走之尚書侍郎日日入署無須在宮門畫稿如此則堂事肅矣又定一章程曰遇奏事之期其奏稿系由某司辦者許本司原辦之官前來一員隨同聽旨餘員不必來如此則司事益肅夫

簡以肅則復乾隆以前之氣象矣又有請者本部遇題缺及派差使時竟有對衆令張堂官向我詢賢否我保舉誰我保全誰者此輩不學淺夫於大局亦無能損益但禮曹爲風氣之宗一嚬一笑宜謹之以防五部清議

一祠祭司宜分股辦公也祠祭司關系至重甲於諸司官懈吏疲散漫無紀亦爲諸司最推其故由不分股辦公故也現在儀制司分股故人知奮勉無旬日不到署者亦無呈堂乞畫時而本員尚不知此稿底裏者祠祭司不然除掌印以外並無專責人人可問夫天下事至人人可問則人人不問固不獨祠祭司然矣嘉慶閒王侍郎引之知其

如此命以祠祭司仿照南司分股辦事行之未久有掌印者志在獨辦不願均勞以為若分辦則掌印者與餘員何以異乃力白其不便而止此時幸無此專嫉之員北司頭緒頗多宜亟心詳議復王侍郎之舊或一股一人或一股數人或數股一人此番議定永遠遵行此亦造就人材之一道

一主客司宜亟加整頓也主客司者為　天朝柔遠人使外夷尊中國地基重也近日至於大敗壞不可收拾為四夷姍笑原其故由百務一諉之四譯館監督而本司無權也館監督之設由外夷戾止夫馬眾多資其彈壓而已

天家有餼廩之給俾司賓客適館授餐之事而已至有事
關中外大體大計者宜責成該司或自堂或具奏不得任
館監督一人欲重卽重欲輕卽輕欲行卽行欲止卽止也
道光四年越南國王使陪臣呈請改貢道爾時掌印邊廷
英具奏稿尚書文孚奏駁之而止十五年前風氣尚未大
壞若在今日主客司恐不得預聞禮部之有四譯館猶戶
部之有寶泉局兵部之有馬館而已附本部以上通其印
現貯本部後庫非與京堂與六部卿貳抗衡者也監督以
京堂自處以主客司爲贅疣去年高麗貢使呈請裁減通
官其詞剴切監督福肇不問其是非獨駁斥之堂司皆弗

預諸發祚以為宜奏乞　聖裁不見聽未幾果有使臣倭什訥明訓擾驛站之事卽係通官之害明效大驗如一切事宜皆依乾隆嘉慶故事主客司預聞豈有此事哉又伏檢舊案主客司掌印滿郎中不兼四譯館監督四譯館監督以三司郎中為之何也外夷在館錢糧出入例由館造冊報司由司覆核咨戶部報銷今監督卽係本司是自支自銷自造自報自核自移自咨自結無此政體客歲高麗三來越南亦來備籍之屬同官不寓目焉同官未必以不肖相疑該監督何以自明何以自處宜急定章程四譯館監督用三司郎中為之在主客司者迴避永為定例凡遇

外夷具呈言事令該司各員中明白大計者議其或准或駁共見共聞小事白堂官大事具奏中外之情不壅過于一夫 天朝亦無失大體之羞矣以上四條主事龔鞏祚謹議道光十八年正月開印日

主客司述略

我朝藩服分二類其朝貢之事有隸理藩院者有隸主客司者其隸理藩院者蒙古五十一旗喀爾喀八十二旗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屬之廓爾喀是也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卽安南曰南掌曰緬甸曰蘇祿曰暹羅曰荷蘭曰琉球曰西洋諸國西洋諸國一曰博爾都嘉利亞一曰意達里亞一曰博爾都噶爾一曰英吉利自朝鮮以至琉球貢有額有期朝有期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

朝鮮越南琉球皆有冊封之禮朝鮮以內大臣內閣滿學士六部滿侍郎乾清門侍衛散秩大臣往琉球以內閣中

書禮部司官六科給事中或翰林院官往越南如琉球之禮嘉慶朝定冊封越南用廣西布政使或按察使往不以京官往

國朝冊封琉球六次順治十一年使張學禮王垓康熙元年王垓又以頒　詔往康熙二十一年使林麟焻汪楫康熙五十七年使海寶徐葆光乾隆十九年使全魁周煌嘉慶四年使趙文楷李鼎元嘉慶十二年使費錫章齊鯤道光丁酉六月記之

凡頒賞陳於　午門先期咨內務府備賞物咨護軍統領彈壓屆期御史二員來監禮禮部侍郎一員主客司官

二員莅賞會同四譯館滿監督一員手奉而授之鴻臚序
班以　國語贊其拜跪于莅賞暹羅者一琉球一越南一
朝鮮四

越南貢道由陸路至廣西憑祥州入鎮南關道光元年越
南使臣呈請改由水道入廣東澳門部臣駁之道光六年
越南王來朝復理前說主客司員外郎任邱邊公廷英又
力駁之具奏其議乃定邊公前輩中之有風采肯任事者
也

蒙古寄廢表序

賽音部之有兩厄魯特猶青海部之有賀蘭山厄魯特與額濟納土爾扈特也皆各有廢疆域則統之如古坿庸國塞因西壤後有水草其始也皆居推河矣其繼也皆居烏蘭烏蘇矣今阿剌布坦裔見旂一廢一[illegible]濟蘭裔見廢一旂一廢皆貝子地皆削推河之珥官書紀載或贅或歧故考檔宜慎也

青海志序

青海在甘肅西甯府邊外唐吐谷渾之分也三十九族奉佛而好兵會盟之事弗與故文移甚少其地始盡番子有也三十九族之人盡後徙也瓦剌與蒙古實一而二始元明閒爲蒙古屬國視蒙古微賤和碩特之得姓博爾吉吉特氏當是冒貴種未必本姓然弗可攷也今依　欽定世系表以和碩特之顧寔汗爲首巨細之故咸詮次于下雍正後顧寔裔亡而和碩特不盡亡存者如干族其事次焉其徙往以實地者有喀爾喀輝特土爾扈特各部其事又次焉其閼界以鎮海堡爲首其地形以河爲領具如志

烏梁海表序

皇輿極北竟也其人與明阿特同祖喀爾喀四部轄之蓋微種也頗役附北厄魯特噶爾丹不能自通康熙三十六年漠北平五十四年烏梁海來貢貂有 詔隸札薩克圖汗部乾隆二十九年始與木蘭之圍 命與烏蘭烏蘇厄魯特杜爾伯特青海爲一隊謂之四班隊嗣是進年班矣其部落以在唐努山者爲大支以牧阿勒坦山牧阿勒坦淖爾者爲屬國實一種而三國有總管大頭目一員今鈎考唐努山世系自和羅爾邁以下列於表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戊戌十一月

欽差大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旣陛辭禮部主事仁和龔自珍則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荅難義一種歸墟義中國自禹箕子以來食貨並重自明初開礦四百餘載未嘗增銀一釐今銀盡明初銀也地中實地上虛假使不漏于海人事火患歲歲約耗銀三四千兩況漏于海如此乎此決定義更無疑義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烟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繯首誅販者造者宜刎脰誅兵丁食宜刎脰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誅之不可勝誅不可絕其

源絕其源則夷人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無武力何以
勝也公駐澳門距廣州城遠夷埠也公以文臣孤入夷埠
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隨此正
皇上頒關防使節制水師意也此決定義更無疑義食妖
宜絕矣宜并杜絕呢羽毛之至杜之則蠶桑之利重木棉
之利重蠶桑木棉之利重則中國實又凡鍾表玻璃燕窩
之屬悅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
皆杜之此一旁義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門不許留一夷留
夷館一所爲互市之棲止此又一旁義火器宜講求京師
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便否廣州有巧

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畧仿用者否足下盍
夷議如帶廣州兵赴粵門多帶巧匠以便脩整軍器此又
一旁義於是有儒生逆難者曰中國食急于貨龔漢臣劉
陶舊議論以相牴固也似也抑我甚護惜貨而置食于不
理也哉此議施之於開礦之朝謂之切病施之於禁銀出
海之朝謂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貨即第二禹箕子言如此
矣此一答難於是有關夷逆難者曰不用呢羽鍾表燕窩
玻璃稅將絀夫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
末也足正告之曰行將關稅定額陸續請減未必不蒙
恩允國家斷斷不恃榷關所入矧所損細所益大此又一

者難乃有迂誕書生逆難者則不過曰為寬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亂邦用重典周公訓也至於用兵不比陸路之用兵此驅之非勦之也此守海口防我貲不許其入非與彼戰于海戰于艅艎也伏波將軍則近水非樓船將軍非橫海將軍也況陸路可追此無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噉之原埜之事豈古人於陸路開邊釁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難以上三難送難者皆天下黠猾遊說而貌為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宜殺一儆百公此行此心為若輩所動游移萬

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宗古春使之詩曰憂心悄悄僕夫況瘁悄悄者何也慮嘗試也慮窺伺也慮洩言也僕夫左右親近之人皆大敵也僕夫且憂形于色而有況瘁之容無飛揚之意則善于春使之至也閣下其繹此詩何爲一歸墟義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期期年使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而後歸報我

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鵠矣

定盦先生執事月前述職在都鹿鹿輭塵刻無暇晷僅得一聆清誨未罄積愫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

後于輿中紬繹大作難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竊謂旁義之第三與答難義之第三均可入決定義若旁義之第二第早已陳請僭未允行不敢再瀆答難之第二義則近日已略陳梗概矣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中游說多恐爲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臨曷能已已昨者拊中非意頗行接誦手函復經匝歲甚滋顏厚至閣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旋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會燭微本家帖贍王政代述一切想

蒙清聽專此佈頌臘祺統惟心鑒不宣愚弟林則徐

叩頭戊戌冬至後十日

定盦文集補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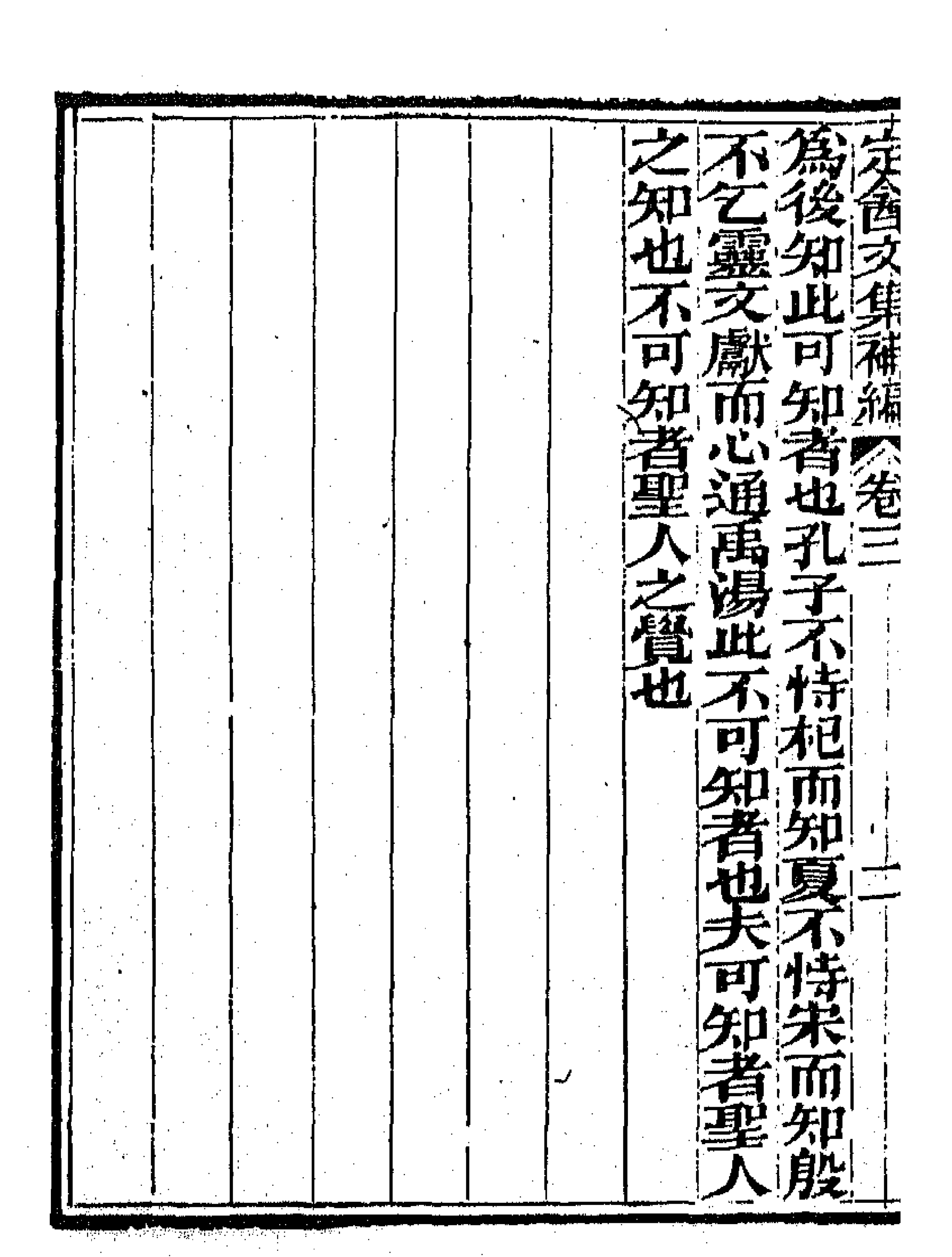
釋魂魄

有渾言之義有析言之義渾言之人死曰鬼鬼謂之魂魄析言之魂有知者也魄無知者也質言之猶曰神形矣易曰精氣爲物此言聖智之魂之情狀曰游魂爲變此言凡民之魂之情狀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頌文王之精氣能不與魄俱死孔子告子游曰體魄則降此言聖智與凡民所同者曰知气在上此言聖智所不與民同者凡民之魂不能上升乎天或東西北南以遊招魂之禮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必仰而求之上者何也不敢以凡民待其親也屈原宋玉之詞則求之上求之下求之東西北南夫

亦善知凡民之情狀者也月之生曰明其死曰魄假借之義也魂有知故禮有招魂楚巫有禮魂魄無知故周禮不墓祭墨氏薄葬道家者流言以魂屬善以魄屬不善求之孔墨具無其義小說家言人遇鬼於墟墓然則魂有戀魄而悲死者矣孰達孰悲吾弗知

辯知覺

嘉慶甲子自珍從嚴江宋先生讀書先生問焉曰伊尹曰先知知後知先覺覺後覺知與覺何所辯也自珍對曰知就事而言也覺就心而言也知有形者也覺無形者也知者人事也覺兼天事言矣知者聖人可與凡民共之覺則先聖必俟後聖矣堯治歷明時萬世知歷法后稷播五穀萬世知農此先知之義古無歷法堯何以忽然知之古無農后稷何以忽然知之此先覺之義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此先知之義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此先覺之義孔子學文武之道學周禮文武周公爲先知孔子



爲後知此可知者也孔子不恃杞而知夏不恃宋而知殷不乞靈文獻而心通禹湯此不可知者也夫可知者聖人之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之覺也

闡告子

龔氏之言性也則宗無善無不善而已矣善惡皆後起者夫無善也則可以爲桀矣無不善也則可以爲堯矣知堯之本不異桀郇卿氏之言起矣知桀之本不異堯孟氏之辯興矣爲堯矣性不知菀爲桀矣性不加枯爲堯矣性之桀不亾走爲桀矣性之堯不亾走不加菀不加枯亦不亾曰走是故堯與桀互爲主客互相伏也而莫相偏絕古聖帝明王立五禮制五刑敝敝然欲民之背不善而嚮善攻劘彼爲不善者耳曾不能攻劘性崇爲善者耳曾不能崇性治人耳曾不治人之性有功於教耳無功於性進退卑

亢百姓萬邦之醜類會不能進退卑亢性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又曰性杞柳也仁義桮棬也以性爲仁義以杞柳爲桮棬闡之曰浸假而以杞柳爲門戶藩櫳浸假而以杞柳爲桎桊梏浸假而以杞柳爲虎子威俞杞柳何知焉又闡之曰以杞柳爲桮棬無救於其爲虎子威俞以杞柳爲威俞無傷乎其爲桮棬杞柳又何知焉是故性不可以名可以勉强名不可似可以形容似也楊雄不能引而申之乃勉强名之曰善惡混雄也竊言未湮其原盜言者雄未離其宗告子知性發端未竟

子年二十七著此篇越十五年年四十二矣始讀天台宗

書喜少作之闇合乎道乃削剔蕪蔓存之自珍自記癸巳
冬

六經正名

龔自珍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經奸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覩易書詩後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見禮即漢世出于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謂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國寶書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馬遷曰天下言六藝者折衷于孔子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以亂竇益善夫漢劉向之爲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羣書傳則坿于經記則坿于經羣書頗關經則坿

于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錄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謂羣書易之有淮南道訓古五子十八篇羣書之關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羣書之關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羣書之關春秋者也然則禮之有周官司馬法羣書之頗關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羣書而諸子畢出既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後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或以傳爲經公羊爲一經穀梁爲一經左氏爲一經審

如是是則韓亦一經齊亦一經魯亦一經毛亦一經可乎歐陽一經兩夏后各一經可乎易三家禮分慶戴春秋又有鄒夾漢世總古今文爲經當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則後世名一家說經之言甚衆經當以百數或以記爲經大小戴二記畢稱經夫大小戴二記古時篇篇單行然則禮經外當有百三十一經或以羣書爲經周官晚出劉歆始立劉向班固勿知其出於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舊章所爲坿之于禮等之于明堂陰陽而已後世稱爲經是爲述劉歆非述孔氏善夫劉子政氏之序六蓺爲九種也有苦心焉斟酌曲盡善焉序六蓺矣七十子以來尊論語

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夷于記夷于羣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羣書也又非傳於是以三種爲經之貳雖爲經之貳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經之名向與固可謂博學明辨愼思之君子者哉詩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與固豈非則古昔崇退讓之君子哉後世又以論語孝經爲經假使論語孝經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逕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亂聖人之例諧聖人之名實以爲尊聖怪哉非所聞非所聞然且以爲未快意於是乎又以子爲經漢有傳記博士無

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傳記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內卿大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專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於諸子而夷之於二戴所記之間名爲尊之反卑之矣子輿氏之靈其弗享是矣問子政以論語孝經爲經之貳論語孝經則若是班乎荅否否孝經者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汎濫無大疵無閎意眇指如置之二戴所錄中與坊記緇衣孔子閒居曾子天圓比非中庸祭義禮運之倫也本朝立博士向與固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則劉向

班固之序六藝爲九種也北斗可移南山可隳此弗可動矣後世以傳爲經以記爲經以羣書爲經以子爲經猶以爲未快意則以經之輿儓爲經爾雅是也爾雅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膚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輿儓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六經正名荅問一

問傳記及爾雅之爲經子斥之以其不古也孝經之名古矣胡斥之荅孝經之名經視他傳記古矣視孔氏之世之六經則不古鄉不云乎仲尼未生已有六經仲尼之生不作一經子惑是是惑于元命苞鉤命決而已矣周官之稱經王莽所加

六經正名荅問二

問張揖以降論爾雅者衆矣以孰爲正荅以宋鄭樵之論爲正然則雅可廢邪荅否否尙實史游急就豈不實雅尙尊許慎說文豈不尊雅尙信毛萇詩傳豈不信雅後聖如

起莫之廢也釋訓一篇最冗最誕最僞鄙最不詞如夾漈言

六經正名荅問三

問六蓺之有樂謂聲容不謂竹帛明矣樂記一篇之存周官大司樂篇之存竇公所獻戴氏所錄其存于天地也不得謂韶濩之存于天地也明矣班氏乃采小戴記之一篇以當六蓺之一何居荅子之言是也而不可以責向與固也向若曰此樂之見于大略者爾名爲七略則不得不然名爲蓺文志則不得不然

六經正名荅問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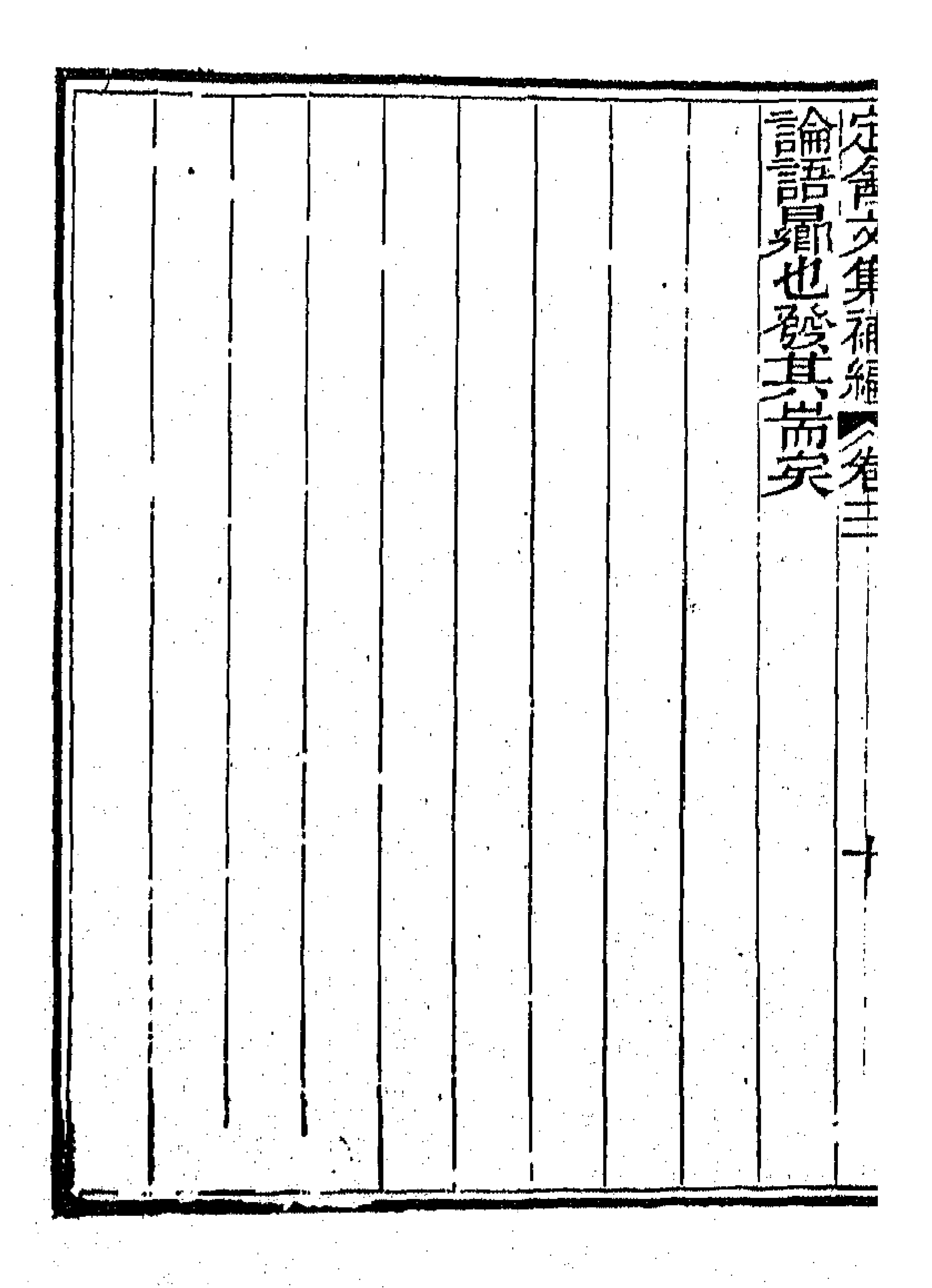
問三禮之名始何時荅始熹平立石經時大小戴尊矣抑王言保傅之篇善矣夏小正視月令古矣曾子十八篇亞匡略稍稍見大戴又有功焉公冠投壺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又班氏所稱其文與十七篇相似者也（十七篇今本漢書譌為七十篇劉敞正之）則是淹中經之四篇也然而蔡邕不書大戴盧植鄭元不注大戴用心亦有頗焉

六經正名荅問五

問吾子之言以經還經以記還記以傳還傳以羣書還羣書以子還子五者正名之功碩矣今天下古書益少如其寫定于先生之堂六藝九種以誰氏為配荅曰我其縱言

之周書去其淺誕剔其譌衍寫定十有八篇穆天子傳六篇百篇書序三代宗彝之銘可讀者十有九篇秦陰一篇此篇本在周書七十一篇之中其目存其文佚桑欽水經子定爲秦昭襄王時書卽今世所傳陰符經也一篇以配二十九篇之尙書左氏春秋宜剔去劉歆所竄益春秋公羊傳鄭語一篇及太史公書以配春秋重寫定大戴記存十之四小戴記存十之七加周髀筭經九章筭經考工記弟子職漢官舊儀以配禮古經屈原賦二十五篇漢房中歌郊祀哥鐃哥以配詩許氏說文以配小學是故書之配六詩之配四春秋之配四禮之配七小學之配一今夫穀梁氏不受春秋制作大義不得爲春秋配也國語越絕戰國策文章

雖古麗抑古之禖史也亦不以配春秋周官五篇既不行于周又未嘗以行于秦漢文章雖閎侈志士之空言也故不以配禮若夫詩小序不能得詩之最初義往往取賦詩斷章者之義以爲義豈書序之倫哉故不得爲詩之配緐又以焦氏易林伏生尙書大傳惠棟輯逸世本洪飴孫輯逸董仲舒書之第一十三篇盧文弨校本周官五篇此五者坿于易書春秋禮經之尾如坿庸之臣王者雖不得爲配得以其屬籍通已爲尊之矣盡之矣盡之矣或曰胡不以老子配易以孟子邹子配論語應之曰經自經子自子傳記可配經子不可配經雖使曾子漆雕子子思子之書具在亦不以配



論語鄉也發其耑矣

志寫定羣經

龔自珍曰予大懼後世益不見易書詩春秋李銳陳奐江藩友朋之賢者也皆語自珍曰益不寫定易書詩春秋方讀百家好雜家之言未暇也內閣先正姚先生語自珍曰益不寫定易書詩春秋又有事天地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烏乎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傳或口傳易書詩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漢定天下立羣師師置羣弟子利祿之門爭以異文起其家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孳也史籀之孳孔氏之雅言又非漢廷之竹帛也漢之徒隸寫官譯形借聲皆

起而與聖者並有權然而竹帛殷契木起斠紬者不亾凡契令工匠胥史學徒又皆起而與聖者然有權聖人所雅言益微悲夫悲夫將欲更定姬周之末之文章不有考文之聖其孰當之將欲更漢氏也羣師互有短長非深于義訓勇于割聞者弗能也無已則我所欲糾虔姑在夫引書變爲徒書之際乎以與漢爲官爭姑在夫竹帛變契木之際乎以與後世之契令工匠胥史爭所據者皆賤所革者功不大小賢勉而能爲之庶幾其遂爲之勇改三百字鬼不相予乃又吳言曰是不足爲今夫易書詩春秋之文十五用叚借焉其本字蓋罕矣我將盡求其本字然而所肄

者孤漢師之沉見雅記者闕孤則不樂從闕則不具以不樂從之心采不具之儲聚而參之能灼然知孰爲正字孰爲假固不能以富矣諸師藉令完具其於七十子之所請益倉頡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則足以慰好學臚古者之志終無以慰吾擇于一之志且吾之始猖狂也憾姬周之末之多歧憾漢博士師弟子之多歧今也不然感漢官之弗廣感絜木之初之不廣感兵燹之不右感俗士之疎而弗者古無以俟予所憾日益下亟如何亟如何龔自珍歲爲此言且十稔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生同世又同志寫定者王引之顧廣圻李銳江

瀟陳與劉逢祿莊綬甲

說中古文

成帝命劉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但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尚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叚使中秘有尚書何必遣鼂錯往伏生所受廿九篇三也叚使中秘有尚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增多十六篇四也叚使中秘有尚書以武宣之爲君諸大儒之爲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知校召誥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秘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亾叚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

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秘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迄民間應奉爲定本斠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秘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後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平生不曾於廿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迹過如埽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也假使中秘書竟無百篇則向作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

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蔑聞十二也當帝之時以中書校百兩篇非是予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亞成帝不知而誤收之或卽劉歆所自序之言如此託於其父然無此事古文書如此古文易可知家其獨與絕無師承之費直易相同而不與施孟梁邱同也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固也侗而愿

家塾策問一道

問三代先秦古籍篇篇皆單行若夏小正弟子職不待言矣漢世徵實公獻其書乃大司樂章也然則三百六十官每官亦可單行凡采輯羣書而纂錄之者古來幾家以何家爲首與古籍有一篇而數家皆采之者若月令投壺勸學是也能一一舉之與古籍在册府者眞者三四僞者六七其灼然僞如東晉書古文王肅家語夫人而知之矣此外尙有何書能疏證之與諸子僞者益多眞書老莊列管韓非荀墨孫吳而外不難一一僂指能揚扢之與有文甚古而實無此書者後人剟取莊列中語爲廣成子爲亢倉

子是也尚有類此者與亦有原本相沿已久而實無精言古義者晏子春秋是也能推舉之與偽書不獨後世有之也戰國時人依託三皇五帝矣或依託周初矣漢之俗儒已依託孔門問荅矣然亦頗有所本傳授或有微緒未可以盡割也能言去之取之之甘苦與即以漢後偽書而論除極誕極陋者姑不必言亦有古訓相沿稍存義例者為何等與古書真而又完具者猛少佚篇尤多者司馬法是也能言各書之遺憾與又有古人俗偽并其偽而亾之後人又偽偽如周張弧作子夏易傳今則并非孤書是也尚有類此者與古書淪亾後人掇拾他書所引輯一書近人

爲此學者衆矣卷帙孰爲最富鉤稽孰爲最密編次校讎孰爲最善與古書有舊式凡叙目皆當一篇不可以後世坊刻俗式亂之也能言其要例與序目或在前或在後依史記說文則目在後諸書有目在前者與諸子書凡劉向校上之奏今存者有幾通與醫卜曰者種樹堪輿之屬下至相牛相馬今世稗流其所抱所守有古說可問者與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互相出入者有幾事與晁公武陳振孫兩人比吾曹稍古其眼福勝吾曹者幾大端與二人識議孰優劣與元明叢書眞僞稗糅不必言又往往不取足本所宜糾者幾事與抑更有問焉者近儒學術

精嚴十倍明儒動譏明人爲兔園爲鼠壤矣然三代先秦之書悉恃明人刻本而存設明人無刻本其書必亾何與或曰明人學術雖陋而好古好事不可埋沒抑何近世士大夫不好事不好古與昔之士大夫何其從容而多暇日而及刻書今之士大夫何其瘁而不暇與此亦上下古今之士所宜求索厥故者也其略言之

最錄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六卷自弟一至弟四書天子西巡狩之事弟五弟六書畿內畋遊之事又具書盛姬事天子自北而西而北凡行一萬三千三百里其征比反史臣具書曰龔自珍謹由日推月得月周天二十又八龔自珍曰天子西征得羽琌之山東歸盡書于羽陵畿內有羽陵何也樂羽琌之遊歸而築羽陵也天子西征得樂池東歸葬盛姬于樂池畿內有樂池何也樂樂池之遊歸而築樂池也晉臣郭璞語非是洪氏頤煊孫氏星衍語皆非是

此籀文也籀文孰作之宣王朝太史臣籀之所作也非西周世所行之文也均爲明之明非古文也孰謂爲古文晉臣荀勗以爲古文也元明契書家因以爲古文也古文簡籀文繁古文但有象形指事籀文兼矣晉臣不知其異六卷文闕不具何也荀勗云汲郡收藏不謹是其故也自珍曰今闕文有二種有闕甚多不知若干名者事更端也寫書者宜書之曰闕有闕一二名者事無更端則食也寫書者宜爲方空於行間不言闕今寫定本弟一卷第一行先書闕乃書猷天子鑭山之上是其例也如此庶讀者瞭其事起忆矣

由闕故知有逸文可摭拾與可暴者刪取羣書補食字共
頤煊孫星衍兩家善矣龔自珍取列子周穆王篇事抱朴
子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事羣書中帝臺事壇山刻石
事應語之鏡事定爲此傳逸文爲摭逸一篇坿卷尾

晉書束晳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卷之一孫
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束晳傳別出之者非也
龔自珍曰孫說是也

今所據有元劉氏庭榦本明吳氏琯本何氏鏜本邵氏闇
古本汪氏明際本吳山華陰兩道藏本　國朝洪氏頤煊
本孫氏星衍本洪氏孫氏爲善

龔自珍曰古者神君高后所以享帝者之樂左史之所莊記周史之最古者後王德薄神人遠之天地既爲山川衰濁神物徂謝下逮草木不孕金玉鄉子之言曰不能祀遠乃祀於近重以史降爲儒耳剽目誦不如鄉子驚而側之使天靈迹惝怳夷于稗家尙不得媲國語不亦偷乎

最錄列子

列子八卷晉張湛注明嘉靖中吳郡顧春依宋景定改元龔自萬本重刻者自珍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若休何容易哉列子知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曰以耳視以目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庶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子有捫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末東皆未脫離三界惜哉

最錄司馬法

予錄書至司馬法深疑焉古有司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齊威王合之名曰司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言司馬法宏廓深遠合于三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百五十篇宋邢昺所見也見三卷者晁氏也見一卷者陳氏也實止一卷爲書五篇則今四庫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孫吳之輿章尚不如尉繚子所謂宏廓深遠者安在疑者一自馬融以降引之者數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疑者二佚書乃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馬法則佚者是穰苴法矣齊威王合之之後何人又

從而分之使之离析也疑者四馬融以下羣書所引頗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賦之法是佚書賢于存書遠矣是穰苴法賢于司馬法遠矣疑者五邢陳晁三君之生不甚先後所見縣殊疑者六道光壬辰閏九月爲司馬法竟幷質六疑

聞蘇州黃氏有宋刻本司馬法不知幾卷惜未見　邢昺親見司馬法百五十篇出論語義疏

非五行傳

龔自珍曰劉向有大功有大辠功在七略辠在五行傳凡五行爲災異五行未嘗失其性也成周宣榭火御廪災桓僖廟災非火不炎上也亾秦三月火火炎上如故平地出水水未嘗不潤下也河決瓠子決酸棗乃至堯時襄山而襄陵水潤下如故闕門鐵飛金從革如故桑穀生朝桑穀非不曲直也雨木冰桃李冬華霜不殺艸艸木曲直如故無麥無禾不是暘雨不時之應非土不稼穡子紬洪範箕子以庶徵配五事不以五行配五事如欲用春秋災異說洪範者宜爲洪範庶徵傳不得曰五行傳且休徵五咎徵又

五非六也無六沴之義又申五事自五事皇極自皇極五福六極自五福六極不相配彼加恆陰以足六沴又割皇極以畀五事無奘於是者亦無拙於是者今以五事還五事以皇極爲皇極以五福六極還五福六極而洪範可徐徐理矣微但此易自易範自範春秋自春秋易言会易洪範言五行春秋言災異以易還易範還範春秋還春秋姑正其名而易書春秋可徐徐理矣武王箕子周初之史氏不知後世有儒者古之儒者不聞後世有裨竈梓慎裨竈梓慎不聞後世有文成五利文成五利不聞王莽王莽不聞張角張魯五斗米三里霧如改五經以遷就之角魯將

毋經學之大宗也哉

與陳博士牋

靜盦博士足下自古以陰陽五行占論災異與推步家術絕不相同不能并爲一家之言梓愼裨竈之流無能推日食者況月食近世推日月食精矣惟彗星之出古無專書亦無推法足下何不請于鄭親王取欽天監歷來彗星舊檔案算者出推成一書則此事亦有定數與日食等耳自珍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範以爲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此書成可以摧燒漢朝天士之謬說矣

表孤虛

予讀漢百官表至戊己校尉而作曰古用兵之法盡此官矣戊己之爲德無專治無所不治擊之也無方而善擊天下之虛貿戊己以爲治百戰百勝不戰亦勝戊己之名以孤爲名者也孤不自孤得虛而孤使漢官盡如此匈奴何足平三十六城郭何足有大宛何足通邪古先聖王使弟子八歲八小學學六甲五方之事六甲五方相爲用古也必有其說宋裴駰不得其說以虛爲孤以孤爲虛予愳疑誤後世作一表采易緯之義兼術家之術以正漢官之名與裴駰正相反

甲子旬　虛戌亥　孤在辰巳

甲戌旬　虛申酉　孤在寅卯

甲申旬　虛午未　孤在子丑

甲午旬　虛辰巳　孤在戌亥

甲辰旬　虛寅卯　孤在申酉

甲寅旬　虛子丑　孤在午未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易緯最無用獨卦氣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緯家傳之何以疑其出於古史氏曰古者頒時月日之歷與三易之法皆出于王者掌於史氏故僞為時月日者有誅焉僞為卜筮之書者有誅焉其大原一也春分之日與秋分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誅矣冬至之日與夏至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推而至于三百六十六日設日日遇卦同爻又同其吉凶必日日殊矣是故震兌坎離之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之各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此必古法必古憲合也易緯通卦論乾元序制記是類謀皆

載此法是類謀最詳故錄一通以爲今筮家言值日者之祖

最錄尚書攷靈耀遺文

似張衡靈憲之支流尚不及衡並列揆諸今日所實測者平其言天地之距七曜之度悉匃朒而異言之殆無一言之近事實者獨地與星辰四遊之義或者有徵過而錄之俟司天家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春秋緯有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

託王之會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之恆疾不足砭也凡予錄緯三家用閻趙在翰本

最錄急就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寫本伯厚所偁碑本作某某者頗疑之趙孟頫嘗臨皇象矣墨蹟貯　大內乾隆初　詔刻石嵌於西苑之閱古樓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語知其不然豈趙臨皇象而偏有不從之邪抑皇象有二碑邪第三十一章最舛亂難讀各本首然予以肊正之合作者分別部居之意且以地名爲殿庶伯厚所言前章末句與後章起句相躡者

最錄中論

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七十子歿不數數遇斯言異哉吾乃遇之於漢與魏之交也爰依何鏜本寫定其完具自珍曰漢初元于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甚眾昭宣以降書不逮古下迄魏世合而論之譬適于野焉或千里鼠璞不逢可材則楊雄法言荀悅申鑑是也平蕪生之灌木叢之剔而薙之乃覿瑤草拾而佩之如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芑到櫜載大藥其徐氏中論邪

最錄歸心篇

歸心篇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顏之推家訓二十篇之第十五也高安宋軾本十九篇此篇見黜予依宛平黃叔琳同縣盧文弨兩本參校付寫夫說法人者立宗立因立喻道大原覺群龔華而自天天樂臨空斯比丘之蹈非居士之宗居士者詞氣表易略說法要引人易入也而不入于參在家爲家訓在教爲始教以儒者多樂之

最錄神不滅論

神不滅者敢問誰氏之言與精氣游魂吾聞之大易於昭在上又聞之詩魂升魄降又聞之禮儒家者流莫不肄易莫不肄詩莫不詩禮顧儒者曰神不滅佛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卽存此身滅卽滅則吾豈不知儒之於易於詩於禮盡若是其棄蔑邪盡若是其畏惡邪盡若是其孰視如無覩邪抑違中之佞邪神不滅論一卷設四難四荅三千名有奇鄭鮮之撰鮮之不知何代人也此宋槧本楊傑序蘇州江沅藏其詞旨與顏之推相似必南北朝人也江沅曰此讀佛書之初階可以種信根亟寫副墨一通自珍

曰此亦讀易詩禮者之所必欲知也亟寫副墨一通入閒

遂有弟三本

掇錄李白集

龔自珍曰李白集十之五六僞也有唐人僞者有五代十國人僞者有宋人僞者李陽冰曰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得之他人焉陽冰已爲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今泰山一毫芒愈已爲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爲此言矣蘇軾黃庭堅蕭士贇皆非無目之士蘇黃皆嘗指某篇爲僞作蕭所指有七篇善乎三君子之發之端也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多補綴成今本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眞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

光戊子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眞僞定李白眞詩百二十二篇於是最錄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眞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開林巒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

元豐四年五月蘇軾臨皋亭之上

龔翠巖曰夫睡足飯飽者二十五種前方便之一倚於上上者智者曰合眼不受外光合口不受外風是其義夫左繞表假右回表空重門言出一邊也重門洞開表中道林巒齊八表三千具也復次無思表寂有思表照有思無思同時表寂照雙現前萬物備表三千具也何謂受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亦受亦不受亦不受

如是之人則能受萬物之𤰞矣當此時也者以無去來今之一時以具去來今之一時悉檀而說說有此時是故阿難結集五時教例系一時道光十七年三月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最錄平定羅刹方略

平定羅刹方略四卷無纂修銜名始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刹情形事終于二十八年內大臣索額圖立碑與羅刹定地界事羅刹者謂俄羅斯國之人也俄羅斯以順治時擾黑龍江踞雅克薩尼布潮二城而有之至是三十年我

聖祖仁皇帝命將克復逐其人首尾七年而定　詔史館作是書也最錄明四庫者錄諸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之也在事之人將軍巴海都統薩布素先往無功且意在人師卒成大功者都統公彭春護軍統領佟寶侍郎薩海也

方略之舉薩海督耕彭春佟寶督戰蓋且戰且耕也兵器以福建所進籐牌為主領籐牌兵者漢鑾儀使侯林興珠臺灣投誠授左都督何祐也定界在何處碑二通一在格爾必齊河一在額爾古納河二河皆黑龍江之上游也耶坦始之彭春薩海中之索額圖善其後也　仁皇帝諭曰逐之而已不戮一人如天之仁也又諭曰渠所竊踞我發祥之地甚近此逐之之意也

漢器文錄序

余嘗攷漢氏雖用徒隸書一切奏記而官府崇尚篆學非兼通倉頡以來眾體不得為史君后通史書者班謝皆濡筆以紀夫亦可以知其貴重矣金玉刻辭以視刻碑尤所特加意也余最錄墨本曰阮氏藏史賓銒一古文也林華館鐙一定陶鼎一小篆兼隸書也汪氏藏陵陽鼮一小篆文氏藏五斗銅一錠一小篆泰氏藏曾共王壺盧一小篆兼隸書李氏藏鄉公鼎一權文顏氏藏慮俿尺一小篆王氏藏雁足鐙一隸書兼小篆予自藏松豆一古文王剛卯一犧文鴻嘉鼎一一升十四斛壺盧一小篆兼隸書合

諸家藏大小洗十有五皆小篆兼隸書長白斌良藏嘉量一小篆兼隸書起高文之世汔乎孝安之朝以二十九物者發其凡而泉印鏡之儔不傁指焉龢醵而碩又往往瓈然振其詺辭可續周天府矣

鏡錄序

鏡別爲專門何也其四言在易繇與詩之閒三言至七言在謠諺之閒體裁尤芳異文章家喜之錄之以貺夫言詩者也其用韵則不可以周之諧聲求之矣其文字大小篆與隸書相襍爲體起于秦汔于齊梁閒自藏五諸家墨本三十有九總四十有四

瓦録序

漢氏宮殿之名不可得而備録也其瓦黝以溫其文字多哀而傷心者觀其體皆深習八體六技者之所為非盡陶師之為也夫後漢祠墓之刻碑皆石工書而前漢瓦文乃兼大小篆噫可以識炎運之西隆頹劉祚之東替也矣予所録五十有五曰長生未央曰長樂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與天無極曰千秋萬歲與地無極曰億年無疆曰永奉無疆曰高安萬世曰宗光萬世曰千秋萬歲曰金曰千金曰衞曰𦆫曰便曰蘭池宮當曰椒風嘉祥曰嬰桃轉舍曰都司空瓦曰上林農官曰甘林曰甘泉上林曰宗正宮當曰

八風壽存當曰右將曰有萬憙曰大廄曰金廄曰宜富貴當曰平樂宮阿曰濮并天下曰徂千萬延曰永望芑芀曰鬼氏冢舍曰萬歲冢當曰宣靈曰萬石君倉曰六畜蕃息曰方春蕃萌曰駘蕩萬年曰仁義自成曰延年益壽曰延壽萬歲曰萬物咸成曰長毋相忘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文之可以目治者九曰鳳形曰飛廉形曰飛鴻形文曰延年曰三雀形曰朱鳥形曰龜蛇交形曰饕餮形曰二馬形文曰甲天下曰饗形其諸家箸錄有之而予未見者三曰衛屯曰揄依中庭曰黃山

說印

瘁戠自著錄家儲吉金文字以古印爲專門攻之者有二或曰是小物也不勝錄或曰卽錄錄坩鐘彝之末簡昔者劉向班固皆曰繆篆所以摹印章也漢書有八而摹印特居一古官私印之需者人手也小學之士以古自華之徒別爲一門固有說乎夫若浙之士愛古甎隴之士愛古瓦善者十四至于魚形獸面之裂吉陽富貴之文或出于古陶師多致之不足槃也且別爲一門儲印豈不瘉於是若夫第其鈕別其金三品則亦攷制度之一隅也官名不見于史是亦補古史也人名大鼎自平史是則思古人之

深情也夫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此羽琌之山求古
印之大旨也體或繆篆或省不爲繆篆

葛伯仇餉辨

問曰逸書曰葛伯仇餉孟子說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共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餉殺而奪之葛雖貧葛伯一國之君安得有殺人奪酒肉事荅曰王者取天下雖曰天與之人歸之要必有陰謀焉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不祀湯教之祀遺以粢盛可矣乃使亳衆往爲之耕春耕夏耘秋收乃囷乃米而藏之廩而後可以祀其於來歲之祀則豫矣其於歲事則已緩亳衆者何闚國者也餽爲內應者也老弱

饋者何往來爲閒諜者也葛雖貧士可兼葛伯放而柔彊隣聖敵且久虎視發衆千百入其境屯于其野能無懼乎懼而未有以葛降率其民而□之又不足以御乃姑殺其閒諜者夫黍稻之餽橐往來兩境陰謀之所橐也其民乃發而獻之伯仇者何衆詞大之之詞殺者何專詞殺一人不得言仇仇不得言殺史臣曰葛伯仇餉得事實矣又曰湯一征自葛載夫葛何辠辠在近後世之陰謀有遠交而近攻者亦祖湯而已矣

定盦八箴　　定盦文集補編四

大思箴

烏乎萬夫相倚而有此埶予処其內不処其外不君萬夫道弗能制不先萬夫生孰言其原思自外褏之爲狂爲昏苟焉而已勿代造物者謀予相予頂踵豈賢蚍蜉

極思箴

烏乎蛇之赴壑亦有所終薌虛者虛不可以用聰極思極思其心送蛇勿恃而心光以羸而盍女不懲嗟

志未逮箴

烏乎獵萬物以食是有狸悳攫以自昇又有雞鶩之悳吐

繇自纏蠶欲死而祈年有躬七十年叚諸皇天有墳五百年叚諸後昆之賢惟未逮之志不可以叚亦不可以止何以止之曰臣昔死矣

削成箴

烏乎天地之間几案之側方何必皆中圭圓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有無形之形受形儆有無名之名受名闕有零有賸數樂其遁有畸有餘亦不可以為儲有虛有隟乃亦所以為積齊物以朝夕不齊而勞皆名其名皆形其形是為好削成大命以頃

童心箴

烏乎思童之年晝視此日而長一物靡抄有㬎在眶子在川上歎彼逝水軻亦有言大人赤子雖無罪于聖哲而愳傷其神髓姬公有祝弃爾幼志吾從姬公神明澹止

褱我生之先箴

烏乎予之褱矣逮予祖矣予未生之年氣已古矣父兄明清子弟暇矣言滿朝野氣虎虎矣吾未從而游吾怳惚與言言與語語雖然必戒之不聞尼父不樂令人與居不聞尼父褱史佚周任而不懌今大夫天干硍硍地支氣昌帘組織我陰陽庸詎知非我符

勇言行箴

烏乎古之人有言思慮不違親有父兄在聞斯行而非仁吾得春三十有五得秋三十有六親則老矣吾幸猶爲子之年以爲子之年而有父兄之色又畏有父兄之言忍曰非專言不再親不孫而已矣行不再親行無本而已矣名滿天下交滿天下私友猥而已矣其精神外矣其根荄誶矣君子之于萬物也不敢盡之而矧敢盡其親而盡其親而勇于言以長其不仁乎

文體箴

烏乎予欲慕古人之能剏兮予命弗丁其時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荍然而恥之恥之杰何窮其大原抱不甘以

爲質再已成之紜紜雖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審而後許其然苟心察而弗許我安能領彼久定之云曷乎顛矣既有年矣一搬一蹶衆不憐矣大變忽開請俟天矣壽云幾何樂少苦多園樂有規方樂有巨文心古無文體寄于古

天琴頌

龔自珍夢衆神人立于朝授一卷書讀未終一神人告予此天琴也趨作頌頌之有福援筆而奏之凡四十四言

於皇穆清我宅大宇重霧在堂周公在下蕩蕩有日月而無風而余鼓斯娓斯黃斯玄斯哲斯文斯萬靈其徹聞斯

石言

羣山之松五百歲死攝山之松千歲死包山之松二千歲死黃山之松三千歲死鬣死肉死液死榦死芳香亦死有不死者化而爲石五牛勝一枚石自言曰予肩天之戕冬雷夏霜予要姒王不識姬昌今何世矣升其工氏之堂

紙冢銘

龔子瘞其所棄之言三千七百九十一紙旣築凷以封之并爲元石之辭曰一言一魂氣上縱大光下泣萬星動心界續續內無空百朔望血勿汝慟埋汝恃汝積者衆李氏云當其無有車之用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龔自珍始爲徽州府表氏族也先王以人道序天下故氏族戭焉我　大清文物備布山川穆清瀕海而東置行省者一十有八其縣一千三百有奇縣之民籍皆億萬民皆能言所姓而姓以世德家行及勳貴之迹有迹者謂之大自珍所至縣多矣皆諏而記之夫以大姓雄于縣而詘于府者有之矣以大姓雄于府而詘于一行省者又有之矣以大姓雄于一行省而詘于總知天下掌故之宗所記聞者文有之矣曩者家大人知徽日命自珍任徵討文獻之役徽之大姓則固甲天下粲然散著靡有專紀是故刱竹

而爲之表其義迺曰載大宗次子以下不載大宗法立而人道備矣次子之子孫官至三品則書不以宗廢貴貴也其有立言明道名滿天下則書不以宗廢賢賢也自今兹嘉慶之世推而上之得三十世以上者爲甲㷂得三十世者爲乙㷂得二十世者爲丙㷂義何所仿仿于恭舊邈箸錄洪氏吳氏程氏金氏鮑氏方氏汪氏戴氏曹氏江氏孫氏畢氏胡氏朱氏巴氏凡十有五㷂其餘羣姓坿見焉弗漏弗濫書既成閱六年嘉慶庚辰之歲則開匧而最錄之如此若夫齊粱之浮譚江左之虛風侈心齊粱之名詭言氏族之學朝之失政野之失德作者何師焉

附與江子屏牋

大著讀竟其曰 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焉攺爲 國朝經學師承記敢貢其說夫讀書者寔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瑣碎餖飣不可謂非學不得爲漢學三也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爲漢學乎四也若以漢與宋爲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爲盡聖

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七也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附于經謬以裨竈梓慎之言爲經因以汨陳五行矯誣上帝爲說經大易洪範身無完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內學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詠白文刱獲于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爲門戶之見者所擯九也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卽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則渾渾圜圜無一切語弊矣自珍頓首丁丑冬重日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庚辰秋七月　仁宗睿皇帝木蘭熱河大行問至京
禮部堂官奔赴熱河者二人司員奔赴者滿二人漢一人
留署職大器檔案者漢一人則禮部主事武進劉君逢祿
實任之起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受
顧命大臣飛寄留京辦事王大臣信留京王大臣傳知百
官成服訖道光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奉安　昌陵禮成又
恭載四月初六日常雩　圜邱升配事而全檔子告成
所徵者凡十類　上諭一　隨旨三題奏本摺四禮部
咨各衙門文移五各衙門咨禮部文移六禮部頒各直省

及五十一旗蒙古八十七旗喀爾喀文移七朝鮮國王咨禮部文移八禮部存記清漢字檔子九內閣恭擬祭文十翰林院恭擬祭文而朝鮮國王祭文坿焉敬手勒成六卷喪紀爲禮之極大喪爲國家萬事之根本恭讀 遺詔有之曰書有陟方之文古帝王崩于巡狩蓋有之矣則是不得以爲變禮今所記注皆經常也敬以告儒臣之纂官書及後世攷禮儀者於乎我 朝 列祖 列宗大慈大孝大法大守之原至尊至重禮官不能詳也禮官所能記載蹟焉而已道光二年秋內閣中書仁和龔自珍序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

嘉慶二十年龔自珍娶于山陰何氏實知府裕均從女孫明年夏知府公卒又明年畀歸山陰其孤鹽大使鑲通判銜鑁以行狀來乞銘狀繇不次次其要公姓何氏諱裕均浙江山陰人祖經文官知府贈榮祿大夫河南巡撫父炌官知府妣呂恭人公之仕始通判湖南寶慶府同知江南徽州府遂知山東萊州府黜復起知江西臨江府又知江南池州府卒于江南安慶府任年六十七歷六郡完密平和善莞守屬縣無虧蝕其處家也以友兄弟聞凡兄弟之子若孫皆育之其女善嫁之遠兄弟皆贍之猶子諸甥侍

左右肅然立見者知爲禮法故家也卒之日無寸椽一瓦配陳恭人側室韋子二章出自珍以昏因之故習其門內習其鄉徵於余婦狀皆信乃銘

銘曰是孝友有政聲者之阡越之君子尙封樹之可也

曹尚志碣

里人曹文昭乞爲其父刻墓之石謹讀肰仁和其籍貫其氏尚志其名七十有二其年不賈不仕不容卿大夫無飾言無飾行晚好西方聖人之言不博其義但持名字其死也西面稱名泊然化龔自珍曰東城單炤臾樹虛龔唐而下多懿行潛奧之民不泊沒生死曹君又其一也里仁爲美吾里眞仁哉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道光十五年夏四月　皇帝使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問前江蘇布政使梁公起居狀公伏地閩浙總督以公病痊閏秋九月公至自福州至之日甘肅布政使缺以畀公陛辭日　諭曰朕召女出非徒畀女布政使也姑去公受甘肅事不兩月十六年春直隸布政使闕改公直隸布政使公在道廣西巡撫闕又以公爲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五月辛酉公至自甘肅徧于西淀壬辰　召見癸巳再　召見凡七召見戊戌陛辭是日公入城凡與公同貫官京朝者與公科名同歲者與公昔同曹

同直軍機處及其後進者錫洋淞莘等請公過其私邸而戶部侍郎嶽程恩澤內閣中書大興徐松光州吳葆晉宗人府主事仁和龔鞏祚謀合宴公先期戒公曰古者先祖後餞今反之願及公之未祖飲公酒且曰以晝之長贏也與曹署之多閒也願脫略主客畢一晝公曰善遂宴公于葆晉家畢宴登車謂恩澤等吾此來無如此日樂是公入城之五日又五日公戒嚴具西南指

公有懿德以邃于裏躬履實蹈不暴其外廣西士民必有能好是德者矣公有矩德以範其外正視繩行毋間其裏必能正其人心矣公有肅德其躬顒顒其行僴僴其聲無

聲其言明且清其辭飽衍衍以無失必能糾其吏匪矣公有儉德被服儒者廣西近廣東淫巧易至食妖服妖易至公必壯其習以豐其聚矣公有文德大畜古訓六籍百民浩瀚周知廣西非經籍區公必開其儁進之以江左之見聞矣公有聰德察物處事公有敏德日治數事或數十事公有恬德嗇取豐予公有具德與吏民爲坦易公治一行省移治他行省歷十八行省無不宜者公此行釃河江以灌一木任農稷以冀一區也龔鞏祚曰今天下大執巡撫之在其行省有所不得爲者矣有所得爲不暇爲者矣有事實急眾人緩之而亦不得不緩爲之者矣有所得枝分

爲之不得抵本末以爲之者矣公此行巡撫所不得爲卒未如何若所得爲知公必有爲而不以不暇爲爲謝不以不得獨爲愠而謝不以衆人緩之徇衆人而謝是又公有孚德上信于　天子下信于朋友也

版圖起遼海瀕海而西置行省者十有八盡版圖以紀行役相距至萬有三千里而極粱公起自卧病期月之間自東南之福州至于西北之蘭州今又將如西南之桂林而中間再至京師通計行役二萬一千五百里西周之世其奉使之公卿自言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如不勝瘁思然皇華之詩所役遠近說詩者無傳不得聞尹吉甫伐鎬方

劉向說曰周都去鎬千里而當日之詩人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如閭勞問太息仲山甫以王命城營邱四牡八鸞日行一舍而崧高之七章亦曰每懷靡及其卒章曰式遄其歸周去齊雖不近尹吉甫胡感其不歸手厚祝其遄歸以慰其心邪以今日度西周梁公所行役倍之十之殆于百之吾知夫急公者古人之義也懷私者古人之情也國語懷私爲每懷一作懷和鄭司農斥之又知夫美其德紀其旬宣頌其燕喜徧祿而侈大其受命於王車旅之庶錫賚之多者古之賓客再拜辟席擇言之所言也而太息相勞問者古之朋友有言燕私者能知之能言之賓客不盡知也今聲昨之言曰

梁公其有懷乎溽暑承書駸駸駛駛不遑息日斜馬嘶休於旅舍能無懷乎高牙大戟寮吏旁午簿書束束不皇他衙鼓夕沈吏士就閒公獨居念去京師且七千里能無懷乎閩中富煙雲竹木泉石公之養疾也如將不出今感激而出矣臣躬非臣有皇念臣局雖然不益難爲懷乎又念昔之日京曹清暇摩挲器物辨別款識蒐掌故談人材樂甚不但昔也昨日之日與吾曹游香清芬甘無所不言今已邈然此在流俗士夫所必不懷而謂我梁公者能無懷乎公西南矣强飲食矣聲所無清風之辭其書曰慰公矣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湖　膺皇之初元聆春官之優詔旅賢貢于帝臣應景運而騰趠緊先生之晚達抗一時之英妙　帝開華省而進羣雅兮翔東華以釋屩又排樞禁而領掌故兮益練才於政要揮羽書迅風霆兮蹻　皇言于雅誥當同年之奮迹兮走騊駼于周道覽皇華而如晉兮采唐魏之佚調俄棣解豕于厥膺兮每焚草而密告　帝畀之以一郡兮指括蒼以吟嘯忽回翔而中鐵兮起東海于再召遂揚歷于大用兮歷再紀而宣劭牛九州而亘南東皆車馬之所勞積通達故和平兮異驚者之爲暴特精悍于西江煥

神　予垂耄曰承前躅之養癰兮丁南贛之多盜方下車而矢磔攘兮三歲捷而垂效　帝曰久女于南服兮歲及辰而來報卒罷市之上聞悟積勛之所耗昔君陳之施政王採术于惟孝騰萬口于枌榆兮想門內之熙皥易乎才輩出而輩徂兮等春華兮秋擷百四十人存六七兮數江湖與廊廟齊失聲于弱一个兮聚晨星而相弔

顧學士像題辭

始予讀　憲皇帝諭知南匯顧先生入翰林事識其事表其遇睠睠其入已識其曾孫王幾江南識其孫椽京師益聞道先世事先生象一卷椽所守也翼翼然邁邁然朱文正詩爲可以嚴廊可以丘壑者是也江左文獻林名卿之胄不百年不能舉先世通籍歲月識其乞文采之淳薄不如忠孝之源遠且長也椽乞書卷尾

杭大宗逸事狀

一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　旨交刑部部議擬死　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　上意解赦歸里

一大宗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抄又不自存集中今世無見者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鬻于京師市有藺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己意反復說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

閭

一乙酉歲　純皇帝南巡大宗迎　鑾　召見問女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　上曰何謂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　上大笑　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

一癸巳歲　純皇帝南巡大宗迎　鑾名　上　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麽大宗返舍是夕卒

一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課諸生肄四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偁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鑒云

一大宗著道古堂集海內學士見之矣世無知其善畫者龔自珍得其墨畫十五葉雍正乙卯歲自杭州如福州紀程之所爲也葉系以詩或紀程紀月日瑣語語汗漫而瑰麗畫蕭寥而粗辣詩平澹而屈強　同里後學龔自珍謹狀

同里張熷南漪王曾祥麐徵皆爲杭大宗狀此弟三狀詳畧互有出入自記

問經堂記

乾隆中杭州先正曰盧學士所居曰抱經堂登是堂也無雜賓無雜言焉今大學士儀徵阮公所燕居曰揅經室入是室也無雜賓無雜言焉夫言之厖由學之歧也所居之猥褻由耆好之俚也賓客之殽孰滓譁由主人之不學也京師宣武坊有堂嶭然曰問經堂主人出窺其容頎然者聆其欬鏗然者試其行肫然者從之遊效其威儀邈然者雖以龔鞏祚之昊然意言百家登是堂愀乎非五經之簡畢不敢言焉主人陳其氏慶鏞其名頌南其字福州其籍戶部主事其官曩嘗與鞏祚遊阮公之門者也鞏祚題其

稍之左偏

與人箋

手教言者是也人才如其面豈不然豈不然此正人才所以絕奬彼其時何時與 主上優閒海宇平康山川清淑家世久長人心皆定士大夫以暇日養子弟之性情既養之于家國人又養之于國天胎地息以深以安于是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高者成峯陵雄者成川流媚者成阡陌幽者成蹊逕駛者成瀧湍險者成峒谷平者成原陸純者成人民駁者成鱗角怪者成精魅和者成參苓華者成梅芝戾者成棘刺樸者成稻桑毒者成砒附重者成鐘彝英者成珠玉潤者成雲霞開者成丘垤拙者成眞鼻皆

天地國家之所養也日月之所照也山川之所咻也將日月之光久于照而少休與將山川之氣久于施而少浮與遂乃縛草爲形寶之傷肉教之拜起以充滿于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爲沙泥子列子有言君子化猿化鶴小人化蟲化沙等化乎然而猿鶴似賢矣噫嚱噫嚱走心與跡異非咎跡之謂謂心之向背趨舍其定矣跡之隱顯去留未定也以有定馭無定三五年前始學爲此語今乃端然當之矣書來論文指甚善爯列子語非是造化之棄以俄頃無算數名其家者也宋人之棄以三年一楮名其家者也造化不名宋人宋人豈必名造化哉名家之

言正名實而兩還之道家之言其爲道遜一也皆賢此義也

示與某學士書稱爲某官先生而以其主書院故自稱門生非禮也漢儒自一經相授受外無師弟子東京處士喜標榜然史再會葬者三千人皆交游非弟子師弟子分至嚴唐宋人猶知之故以韓愈之賢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門生自居惟大臣愛士而薦之於朝者或稱門生范文正公之於晏元獻是也唐宋科目士有此感恩知己之論而亦非古道也特未乖名教君子生唐宋以後則貌而從之若夫書院之設山長之名南宋始有不與三代家塾黨庠州

序同制與提舉宮觀之祠官並與私立名字號召徒眾人樹一幟至於明季東林復社之徒雲合霧散所在響應有數千人而出一人之門者明之亡雖不盡繫此此師此門生與有力焉然猶可言者曰志私而號則公學非而名尚正故其時門生無不歸美其師曰吾師講學也或曰崇名節也今之書院則又宋明書院之辠人也假借權要薦之郡縣之長皇問經師人師忝然擁席坐賓干謁之客耳然猶可言者曰致其羔雁而甲乙其時藝則亦舉業之師也若某學士則又今之書院之辠人也學士主新安書院三年矣未嘗至徽也徽之士不識其面三百人中無再門生

者古人爲師心喪三年比於君父民生之義固然師如是其易且多也今之士將終身治其心喪而不暇也又今世通例凡稱彼夫子者自稱門生或稱受業稱彼某官某先生者自稱後學二者不相溷足下於某學士旣稱之某先生矣而又自亂其例稱門生何也倘改曰忝後學某奉書學士先生左右則士於大夫禮亦宜然足下講古學之日久故備商定如此其他詞義皆肓不宣

蒙左右咨訪願得芻蕘之言上裨太平之盛德下會文臣之奏議方今　聖朝豈有闕遺耑耑夜思其爲今日易施行之言又爲雖不施行而言不駭衆之言又爲閣下用文

學起家分所得言之言又爲自珍所得言於閤下而絕非自珍平日之狂言纔得五事條而箸之

一事歷代皆有石經　本朝尙無石經乾隆中江南蔣衡獻所書十三經　賞給舉人刻石國子監其事甚細此不得爲　本朝石經　本朝經師所儁漢氏而上之豈可不諟正文字爲　皇朝之定本昭示來許豈僅如唐開成宋紹興之所爲而已乎夫定石經必改流俗改流俗大指有四一曰改僞經東晉僞尙書宜遂剷之其尖析之篇宜遂復并之一也一曰改寫官秦漢以來書體更變歷代寫書之官展轉訛奪其昀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二也一曰改

刻工孟蜀以來槧本繇興有功於經固不尠亦有之[illegible]
訛奪流布寖廣不如未有槧本時雌黃之易其的然可知
爲訛奪者宜改之三也一曰改妄改唐宋君臣往往有妄
改經籍者如衞包受詔改尙書之類宋元淺學尤多恣改
以不誤爲誤今宜改之如舊四也其俏可改而不可改六
指亦有四周末漢初不著竹帛經師異字不能擇於一以
定此不可改也漢世今文古文異家法則異字不能擇於
一以定此又不可改也經籍假借之字由來已久不能必
依本字此又不可改也疑爲寫官之誤刻工之誤而無左
證思之誠是一適改之恐召眾口此又未可改也何不上

書乞開石經館前四者旌校讐之功後四者俟攷文之聖
二事故和碩禮親王諱昭槤嘗敎自珍曰史例隨代變遷因
時而刱 國朝滿洲人名易同難辟其以 國語爲名者
如那丹珠穆克登布瑚圖禮札拉芬色卜星額福珠靈阿
之類相襲以萬計其以漢語爲名者則取諸福德吉祥之
字不過數十字而止其相襲以十萬計賢不肖智愚貴賤
顯晦後世疑不能明此讀 國史一難也宜刱一例使各
坿其始祖之傳合爲一篇則漢書楚元王傳例也而可以
代魏書官氏志可以代唐書宰相世系表兼古史之眾長
亦因亦刱爲此語時禮部尚書侯恭阿拉計至王云即如

此公鈕祜祿氏也宜在額宜都傳下矣自珍怖服王於天聰崇德以降瑣事至事皆說其年月不誤每一事輒言其原流正變分合作數十重問荅不勌自珍所交賢不賢識掌故者自程大理同文而外莫如王也王沒矣無以報王執事在史館謹述緒言代王質之執事

三事前昜問　國朝名臣奏議　國朝奏議私家敢當抄不敢當選其體裁大畧則固知之嘗役抄故也大氐　國朝奏議自雍正以後始和平謹質得臣子之體矣自乾隆三十年以後始圓美得臣子之例矣追而上之頗猶粗悍或紛披扶疏治明臣習甚矣風氣之變之必以漸也自珍

所抄康熙以前一冊不足儲百一雍正至乾隆三十年一冊不足儲五十分之一近今六十年尚未動手若役心力蒐羅益非私家所能任何不上書乞開館選定

四事　聖　聖相承皆有故事此次　恩詔條款皆依嘉慶元年條欵推恩如故事惟嘉慶元年有賢良後裔一欵大略云凡入祀賢良祠大臣後裔倘本支無在仕版者著各督撫據家譜咨禮部禮部奏請賞給舉人一名此條情文斐亹寔　聖朝之美譚此次　詔書遺漏此事故家中落　賜書之不係似所宜言

五事今世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

坊間刻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祿士五百年矣士祿於四書
文數萬輩矣既窮既極閣下何不及今　天子大有爲之
初上書乞改功令以收眞才餘不賜道光二年閏三月朔
自珍再拜

今有家於此鄰人誶其東市人謑其西或決水以灌其墻
或放火以燒其籬舉家惶駭似束手無策矣入其門奴僕
鵠立登其庭子姪秩然奴僕無不畏其家長者子姓無不
畏其父兄者然則外來者舉無足慮而其家必不遽亡又
有家於此賓客塞門而致敬四方財貨屬至門庭丹艧奕
奕華好入其門則奴僕箕踞而嬉家長過之無起立者登

其掌有孫攘臂欲箠笞其祖父祖父欲愬於賓客面發赬而不得語此家寧可支長久耶開闢以來民之驕悍不畏君上未有甚於今日中國者也今之中國以 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於今數年欲使民不吸鴉片烟而民弗許此奴僕踞家長子孫箠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風納欵中國尚且可耻而可憂願執事且無圖英吉利道光庚子冬十有一月初九日

自珍頓首

國朝文家至桐城始軌于正方姚而後門徒傳習寖失眞原獨上元梅氏曾亮嘉興錢氏儀吉及文正曾公于桐城洵有扶衰救病之功其他不立宗派而卓犖可傳若胡氏天游汪氏中彭氏績龔氏自珍咸能獨造深峻自名一家益桐城之文如泰山主峯端然不可藐視而諸公之文則如徂徠新甫與岱宗揖讓俛仰於百里之閒不自屈抑夫亦一代文字之雄也龔氏文爲魏氏源所定武林吳氏聚本未完今蕭山湯伯述從其子姓搜獲原書檢對吳刻闕三之一乃屬山陰傅君灌園勘訂刻成補編四卷行世遂誌如右光緒十二年正月平湖後學朱之榛謹題後